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五

邊防二

禦虜方略疏

馬文升

胡虜為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我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即遷都壯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

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貨番以資彼之厚利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為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其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訛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為常然時或遣人稱貢未敢大肆猖獗其後虜酋脫羅干之子大節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於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

師衆於大同輕我之心由此益肆南侵之謀豈不深已即目欲寇榆林其勢欲併于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而我之修攘戰守或輟國之安危實係於此臣等叨掌兵柄日夜憂惶每思至此實切寒心竊以禦虜之道惟在內修外攘二者而已內修莫先於足邊儲固邦本外攘莫先於選良將修武備武備既修邊儲既足將復謀勇而兵皆有制則虜可破而邊可安矣但今主將未甚得人偏裨罔肯用命遇賊入寇往往敗北生靈遭其殺虜地方被其蹂躪賊勢愈加猖獗軍威未見振奮所在守臣憂惶莫措若不委托大臣以節制諸路則此虜何時可破邊方何時得寧蓋自

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為患亦深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不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賊為寇欽命都御史王翱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猺獞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越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

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此勢愈猖獗宜照先朝事例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賊若入套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其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總制為主提督為客則威權頗重虜寇可滅矣國家安危之所繫得其人則四夷畏服然虜賊之來疾如鷹鷂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銳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被虜

圍可以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籍此具踵而制之可也夫兵欲勝敵謀貴素定故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勝矧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兵節如鷲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有不勝乎今各邊將臣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有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

級虛張賊勢所在上司不察虛實輒為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然則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旅未精北虜仍復侵犯安危未可必也若數路精兵俱集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以奇兵三千分為一陣可分六陣老家兵可分三陣為犄角之勢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賊遭挫必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矣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寇西若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

可不深為之慮也然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奇之選終以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賊不敢與戰亦為可驗况邇來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十頭目為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違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

罪則庶乎敵可克矣又以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城堡關塞相拒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而內臣如此之多何也且每員軍人役占並有數千大半納錢絕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叅將此外俱無此等守備之數乞照遼東等處事例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韋祥不動外仍將薊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照例

分守東路叅將高英中路叅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
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營寨守備內臣俱暫取回則
庶乎官不濫而邊不擾矣

上邊議八事疏

王鏊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畧者竊見會
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疏之所
陳事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
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
當會議唯 陛下採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筭
所謂定廟筭者何也 臣切見北虜猖獗屢犯邊陲
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

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
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表使自解去故大同
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
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
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
入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
為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 臣觀火節雖號禁黠
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
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
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
不在夷狄故火節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賞罰

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徼空虛民財耗竭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陛下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能耶然自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有勲畧可當閩外之寄者誰歟非唯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或亦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祖有意武備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即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

王常遇春寧河武王鄧愈甄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廝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

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為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如有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將之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賁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

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將衆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為然即請下廷議如以為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

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
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
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
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復臣以為勢有
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
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
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
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
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
戰鬪之事先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於後孰肯向
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矣進

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日穰苴斬莊賈
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族平李光弼河
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
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
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關外之權
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
非敢贊 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
也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叙軍之法法
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
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
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

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戰功而或不得錄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有司之誅求利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死而趨戰乎况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為當此之時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至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為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得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

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費臣以為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五日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於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則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

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
有父子兄弟之讐言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
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
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為民望人有功則
攘奪以為己有豈唯無益固有所損也古人云徵兵
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
恐為將者不加撫御則不効力其余亦不肯應募臣
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
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其復業
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
之以法則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

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况火篩本小王子部曲
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
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
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
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
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
以為愚臣以為非愚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
羽首千金豈亦愚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
疑相忌而携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
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加
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

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
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
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
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
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
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
用此術而蘓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日出竒所謂出竒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竒
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竒兵而能勝者也况於北虜
尤難以力較而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
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在紅鹽池亦用此

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
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
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
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竒竒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
已在河套謂宜招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
劉寧者分將之候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
啣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
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挫虜
謂我不能行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
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
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罰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

皇明政錄 卷之五十一 十三
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然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自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事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救其狂愚之罪而採擇之 社稷之幸臣有預焉

陳言攘外疏

汪循

伏自成化以來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之餘三十年日甚一日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困至極邦本必搖當國者必察其病根所在斡旋其機

而力拔其根轉福為福可也顧乃君恬臣嬉將驕于惰毀法改度任情挾私内外交通上下蒙蔽以至今日天災愈甚民困愈極醜虜陸梁蹂躪宣府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遷延於外司馬以空文調度猶豫於内聞彼潛遣哨卒十餘深入境土探我虛實此其志不在小也臣恐一旦得其形勝直以獫虜二萬人據通州則大事去矣此正 陛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時而或未之察近者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號為頭目徼倖邊功希求爵

賞加以軍士羸弱衣食不充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謹陳外攘之策有四一曰重主將二曰選將士三曰審戰陣四曰明賞罰所謂重主將者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輕君重將也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三軍繫焉其任甚重將令不嚴軍不用命其害莫大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貶抑以信其權如漢文帝之屈亞夫孫武子之斬宮嬪亦惟利益天下國家耳後世將一出外朝廷往往遙制其命鮮不敗者夫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間之則敗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况其臨陣對敵設謀取勝竒出多方變在不測而可以文法拘之乎臣來自遠方

主將賢否不能深知但既參之以中貴而又繩之以文法中貴天子信臣依阿不暇朝廷復以文法遙侵其權雖使孫吳復生恐難成效臣願陛下重主將之選必求智謀之士如孫吳者堂堂天朝宜不少此自古將相未嘗借材於異代鑒唐魚朝恩宋童貫之失追回太監苗達使聞以外將軍主之假以時月責其成功如其不效然後按法行誅庶幾將得其人而戰必勝攻必取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民間將無常員拔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為急然應募者率多游手無賴之民雖一時不得不假其力後必逃亡終無實用聞成化間已曾招至二十餘萬今

無存者是其驗也。臣惟天下知謀驍勇之士未嘗乏人，惟選之有道，練之有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醜虜不足滅矣。如臣鄉里民人，有周榮宗者，智力有餘，能使雙刀，慣開弓馬，鐵鞭器械，俱善運用。嘗習私闖百人，莫當。又有新安衛舍餘劉瓚，亦勇敢之士，緩急可用。徽州山邑，臣所知者二人，所不知者尚有其諸山西、陝西、雲貴、湖廣等處用武之地，如此之人，不知何限。乞勅文武大小群臣，各舉所知訓練調用。戰陣有功，不次擢賞，則兵自精，將自出矣。所謂審戰陣者，所貴乎良將者，在乎隨機應變，因時以制敵也。昔田單以火牛而潰燕師，岳飛以麻劊刀而勝拐子馬。

此皆度勢運謀以攻其堅而奪其技也。中國之長，以神鎗火炮，今聞醜虜黠猾不結行陣，分騎散進，捷我長技不能成功。彼所長者，弓馬耳。我馬既弱，不閑戰陣，聞其腥氣縮足不前，以弱禦彊，何以取勝。今欲奪彼之長，當以所選將士更相訓練，習為步闖。臨陣之時，先以壯士萬餘擁盾直前，勿令仰視，以長刀斫其馬足，而大軍乘躡其後，則彼之技窮而敗，不旋踵矣。所謂嚴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顧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聖君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莫不奮激競赴敵。

場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交於前欲罷不能
 耳六韜曰將受命于君出師臨敵無天於上無地於
 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皆在主將令也近年主將非
 人而復參以中貴援引勢要家人子弟隨身立功邊
 軍殺賊掠買首級報功陞賞少不如意輒加捶楚邊
 軍喪氣風聞京師明知其故無敢言者以此監司遇
 有勲級必行勘駁將士之勲經稔不決亡軍之卒晏
 然在家進而殺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縮身全而無
 罪玉石無以自辨主將不得自專軍法有所不行戰
 功何由而立為今之計必在主將得人賞罰之柄悉
 以委之遇有勲級願爵次者與之以爵願得財者賞
 之以銀降勅給賞出納不吝其有故違將令慢期
 失機一切僨事者並以軍法從事夫然後將士一心
 而戰無不克矣

備邊事宜疏

倪岳

臣惟論天下之事當審乎理之所必然與勢之所必
 至當擇乎古人之所已效與今日之所可行固不可
 肆夸大之言以流於欺誕亦不必矜一己之能而耻
 於雷同斯事有可成而非徒空言之為貴也往歲虜
 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時被寇鈔
 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
 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

易於駐劄而腹裏之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為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得衣食之原屢起盜心據於彼者得窟

穴之固遂無去志而虜勢之不輯者日甚一日邊患之不寧者歲復一歲於今矣乃者上厯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勦除庶乎少酬委託也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朝宁輦帛輿金以充物於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弗聞掇拾彼之器械仍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

門之廝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
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馬
致其死力哉况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平居不習夫
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
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
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所謂
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
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
宣府大同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
諭則此當為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
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知其

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能於奔軼
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筭精銳既
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
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故軍旅之
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
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
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
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
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
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歛未能逆卜

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費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

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我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為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救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為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徃徃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膏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地於河北

以爲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
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
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
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
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
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
武掃湯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
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
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幸於萬一
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
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

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耗
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
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
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逐
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之
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之
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是果何知誠爲
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
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有關陝得
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 天於 祖宗不可
忽也今若是將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

而關陝為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
陝而京師為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
捄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
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
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兵戎之大計以雍中
之小見妄騁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為無益則棄人言
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
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以損威
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啟釁而示
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
徃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國紀又

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
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
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謹
擬事宜條例以聞聽其言若迂踈而不切求其效或
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
不遠遁邊境之不乂安也 一曰重將權以一統制
而責成功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
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
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
矣今總兵之官叅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
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

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彼此相援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人寢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無以效其力智者無以效其謀此皆任將鮮專一之權戡亂之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橋三路通不過二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

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相錯而得以立闔闢之勢蓋東扼延綏之喉衿西拊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閩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諂諛新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褫四夷之魄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而

畧其小過推赤心以委託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二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蓋以實效所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卒破羗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筭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

保安不過二五寨而止寧夏寧塞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六七十里城郭篤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又况二邊墩臺相離三二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逮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橋轉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突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為太息臣愚以為當於閒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為守少於此者徒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

以為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為陷窵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取直使近或添置令密虜寇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入收保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莫能窺我虛實人畜入保既不得剽掠之利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為邊患者未之有也 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以來皆籍民為兵番上適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萬寓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為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

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去則纍纍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暗於一清軍廩每至於告乏職此故也 臣愚以為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兼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

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厲則罷遣而復為畎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誠怨咨盍若於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在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効勞之日有限歸間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况其生長村疇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

聞比歲用兵存懼饑饉延緩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為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內而仰給無所費外而供億無所勞甚為利便益可知矣 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

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為少矣其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勲號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於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穆武一劔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西蜀不足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償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權要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是以恩威失

宜兵紀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規邏為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良有以也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實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臣愚以為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

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羣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徼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擊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酌賞之令以待規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於彼或堅壁於此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道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道也

五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蓋以耕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脩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管田趙克國攻西羗議者爭欲出擊而克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詔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曹操兵屯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宜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

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
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為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
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
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
今日胡為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
運路未脩其後武帝益脩渭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
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
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
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
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

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
焉臣愚以為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
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
卒恥於為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為然也
今宜變而通之使皆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
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為貸之歲田之入什一
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
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
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
也苟以虜寇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
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穫自如而虜不能

為吾患矣至於漕運尤為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躡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

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者矣夫屯田既覈其實漕運亦復於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陛下欲有所為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備邊事宜疏

董越

臣聞中國之與夷狄猶天冠地履其分截然是以古

之王者雖曰以不治治之然於其桀驚不庭化導不
服者未嘗不示之以威若高宗之於鬼方宣王之於
玁狁是已洪惟我 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
命統一華夷 太宗文皇帝潛龍幽燕深知夷虜入
正大統屢出巡邊當時西北諸胡聞風畏却施及 昭
宣邊鄙無警夷狄之衰古未有也比于 先帝始復
北狩然賴 皇天眷德虜酋悔禍不踰年遂固封疆
皇上嗣統以來懷柔備至然犬羊常性雖在馴擾而
齧觸不忘所以比年北有大同諸路之擾西有河套
之憂邊陲為之絡繹宵旰勞於念慮王師縻於薄伐
供億費於轉輸較之 祖宗以來事勢又似有不同

者豈夷狄昔衰而今盛耶臣常推原其故矣曩時各
邊諸將多勲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制勝皆嘗親
經指授而深為夷狄所知及所敬憚况其在邊日久
威信素孚人樂為用今父死子繼惟膏梁是習而韜
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同恤夷狄啟釁此其一也
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
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鬥山川險易
皆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
半性多輒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
喪氣一與戰鬥輒為所輕夷狄啟釁此其二也 祖
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

不廢且以一卒之食一升一馬之芻數東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當之今也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啟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况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託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軍士怨嗟不肯戮力夷狄啟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踈於控制或隱於上

聞皆非 祖宗以來所以制治馭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逾二三四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馬賴之且以近日西事論之都御史王越等奏稱陝西延綏寧夏等處各報虜酋孛羅忽兒加思蘭等糾率醜類潛任河套分投剽掠已經四年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未幾以疾賜還今之將臣老壯不能皆一萬一遣者又如輔之有疾

不知復以何人代之臣愚以為乘今無事之時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塞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矣漢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為之畏却宋得韓琦范仲淹在真定環慶而西賊為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 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北風氣既殊

人之勇却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為可以獲利可以立功比至元惡成禽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嚮導計畫坐困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小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為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

以為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加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
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以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
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
患無可用矣昔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弱賊常
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
兵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
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
姓苦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
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
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為邊患宣
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

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比上留屯之議廷臣
皆以為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
之地已盡為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
地里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
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知其地或民
或戍且以一夫百畝論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
又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况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又古之良法虜雖猖獗然春深冰泮亦難飛渡
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
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
而匈奴竟不敢入唐竇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

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
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又曰有罪不罰雖曰堯舜不能
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近者二邊用
兵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
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以往事
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
張首級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者河套之捷亦不
能無類此者賴 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履實遂使
貪冒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為自今征伐宜精選紀
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
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

喪師辱國者則實於法不為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
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
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
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
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
疎於控制不隱於 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耳將帥
得人則兵不必多餉不必久自無老費之憂賞必當
功罰必當罪而無僭濫之失其於控制之法又何至
於偷安執泥而煩 聖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
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
侵犯為患尤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里寬漫城堡
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其利害不
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
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
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
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
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於延綏又因延綏
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
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少疎墻既日薄溝又日
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戍敗我士

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為不足畏連
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太監總兵官都御
史節經議奏欲將舊邊墻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
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議要於花馬池常州
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
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增修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
八年冬虜復大舉拆墻深入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
馬池官軍殘害上厯宵旰之憂特命地方之臣
整飭經理臣雖閭劣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
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
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

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前人經畫具在臣遂歷延綏一帶邊牆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過事情會同陝西鎮巡等官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約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

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之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夫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始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當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

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如
或近年入而過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
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
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
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得為上計尤愈於無
策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未敢忘戰者
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
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
將恭行天罰雪耻除克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
安而委患於他人哉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五終

